

張宗昌的故事 (四)

唐志學

兩桌酒席有男有女

長腿將軍張宗昌，投身「關外王」張作霖的麾下，參與直奉二次大戰，碰上了「基督將軍」馮玉祥臨陣倒戈，回師北京，把北洋總統、直系頭子曹錕給關在延慶樓，使直軍總司令吳佩孚兵敗如山倒，急走天津，乘桴遊於海。奉軍將領一個個的全抖起來了，少帥張學良入駐北京城，張宗昌收編吳佩孚的潰散官兵，實力驟增好幾倍。於是水漲船高，連陞數級，居然官拜直魯聯軍總司令，北五省的精華之地，首要之區，河北、山東兩省，都劃歸了他的勢力範圍圈內。那日張宗昌盛大扈從，耀武揚威進北京，便儼然以南面王自居。

(四) 事故的昌宗張

在北京城裏脾睨羣雄，予取予求，大老粗張宗昌也附庸風雅，就他佔用的宅邸，大唱其堂會戲。時值「伶王」梅蘭芳紅極一時，張宗昌張大帥便指名叫他唱一齣大軸子戲，當晚梅蘭芳唱的是「八五花洞」，演的是風騷入骨，天性冶蕩的潘金蓮。那「潘金蓮」在舞台上浪，可把張大

帥迷得酥了半邊，他渾忘却梅郎也是男兒的身，存心舍正路而不由，命副官到後台傳話，指明請梅蘭芳吃宵夜，梅蘭芳連同陪他前往演唱的梅黨們一想，那張長腿的宵夜是怎吃得消的，偏又不敢開罪氣焰薰天，掌握生殺奪予大權的張大帥，一幫子人直急得團團亂轉，無可奈何。便有其中一人想起了一位救星，是為張大帥跟前的幫閑角色，辦報的清客薛大可，大夥兒全說薛大可最揣摩得透張大帥的脾氣，只有他可以解救「伶王」梅蘭芳渡過這一道難關。因此，在十萬火急，事不宜遲之際，當下就有兩三個人自告奮勇，匆匆的奔出後台，不一會兒，便請來了正在張大帥身邊打轉的薛大可，而且，在路上便將事情的經過說明了。

薛大可一到，梅蘭芳如同天降救星，趕忙迎上前去，打恭作揖的說：

「薛先生，這一件事唯有仰仗大力，求您趕緊把我救出去！」

可是，薛大可却雙眉緊皺，一個勁兒的搖頭，嘴裏直在說着：

「難，難，難！」

梅蘭芳就祇有這一線的希望了，因此，他緊緊拉住薛大可的手，苦苦哀求的說：

「薛先生，求您務必給我想法子，我會一輩子感激您的。」

於是，薛大可偏起頭來想了想，然後，在眾人屏息竚候之下，他忽然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話：

「你們可有兩部汽車？」

梅蘭芳不假思索的回答：

「有。」

薛大可點點頭道：

「那好。」

梅蘭芳急於脫身，接口便問：

「薛先生，那我不是現在就可以走了哇。」

「不行，」薛大可笑了笑說：「梅老闆，您真要離開帥府，回您府上去。」

「是的，是的。」

「那您就得聽我的安排。」

「是的，是的。」
望一瞥流露一臉焦灼之狀的梅蘭芳，那薛大可以石破天驚之勢說道：

「那麼，梅老闆，我要您現在就到大廳上去，陪張大帥喝幾杯酒！」

傷弓之鳥，聞弦心驚。梅蘭芳一聽還是要叫他去吃張大帥的「宵夜」，吓呆了，囁囁嚅嚅的說：

「這……這……。」

薛大可却若無其事的，繼續往下說道：

「大廳上現在擺好了兩桌酒席，在座的全是大帥的好朋友，有男，也有女。」

梅蘭芳還是不會過意來，他哭喪着臉問：

「薛先生，您要救我離開大帥府，怎的又叫我到去呢？」

薛大可斬釘截鐵的說：

不去大廳沒法救你

「你不上大廳去，我就沒法救你！」

梅蘭芳雙手交扭的問：

「可是，薛先生，我到了大廳上，您又能想出什麼法子，救我出去呢？」

「這個容易，」薛大可頭頭是道的說：「你們趕緊派兩個人，要對八大胡同熟悉的，十萬火急，去挑十個頂漂亮的密姐兒，快馬加鞭，趕回帥府，到時候，我自有錦囊妙計，救梅老闆出去。」

可是，梅蘭芳却還在驚疑不定的問：

「可不可以再請問薛先生一句，您有什麼錦囊妙計，救我逃過這一關呢？」

這時候，薛大可便示意梅蘭芳，附耳過來



據說，張宗昌曾有一張照片，送給梅蘭芳，上款題着「蘭芳吾愛」，左為梅伶劇照。

，口耳相傳，說了幾句悄悄話，梅蘭芳聽後，仍舊是將信將疑的，怯怯的問：

「薛先生，就不知道您這個法子行不行得通啊。」

一聲冷笑，薛大可答道：

「行不行得通，救不救得了，就全看你派去的人，趕不趕得及。」

這麼一說，使得梅蘭芳又着急來了，他向週圍的人作了一個四方揖，央求的道：

「勞駕勞駕，請那兩位趕緊去跑一趟，八大胡同，快去快回！」

斯語一出，頓時就有兩個梅黨人士挺身而自動應徵，他們正待要走，薛大可又喊住了他們，再加指點的說：

「您二位一定要挑頂漂亮，功夫最好的姑娘。不妨告訴她們，辦好了今兒個這一碼子事，咱們梅老闆，自會重重的給賞。」

梅蘭芳立表同意的說：

「對，請您二位先跟她們說明了，來一個人，我給兩百大洋，來十個，給兩千。」

「重賞之下，必有勇婦。」薛大可欣然贊可的說，忽又想了起來：「啊，對了，還要找一個容貌、功夫全是頂兒尖兒的，明告訴她，我一帶她們上大廳，她就專管咱們大帥，一見到大帥就往他身上貼，而且還得緊緊的纏住他不放。」

還有人在茫然不解的問：

「這又是為什麼呢？」
薛大可打了個哈哈，回答他道：
「連這層道理您都不懂呀？要是這位姑娘纏」

(四) 張宗昌的事故

不住大帥，那咱們大帥又怎放得過梅老闖呢？

一經點破，豁然開朗，薛大可用的是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之計，祇要有一個頂漂亮，磨功最好的姑娘，纏住了張宗昌，張宗昌分身之術，一客不能煩二主，梅蘭芳就自然可以脫身了。

有人高聲讚好，有人還不明白究竟，又在打破砂鍋問到底。唯有梅蘭芳心知事態緊急，不容延緩須臾，他急於向薛大可求教。

「薛先生，依您看來，竟叫那一位姑娘，能够辦得了這一樁事？」

略一沉吟，薛大可便神祕的一笑，張開嘴來，輕輕的吐出了兩個字：

「雅仙。」

就由於他這麼一提，非但他的錦囊妙計果然奏效，尚且使那「清吟小班」的名妓雅仙一步登天，青雲直上，從仰府由人的雅仙，成爲張宗昌最寵愛的四姨太。祇不過，也有人說，這「仰俯由人」四個字，恰是梅蘭芳夜生活的最佳寫照。

小梅你來坐我這兒

忐忑不安，硬着頭皮，梅蘭芳匆匆的卸了裝，由薛大可陪同，趨趨超超的到正廳去了。正廳上，筵開兩桌，燈火輝煌，照耀如同白晝。兩個圓枱面四週，坐了一二十人，全是張大帥的要好朋友，杯觴交錯，男女雜坐，都在放浪形骸，儘情吃喝玩樂。

張大帥一眼瞥見梅蘭芳，正在施施然的向自

己走來，一陣歡喜，兩眼睜睜，却是直勾勾的盯在「伶王」臉上，他伸手急召，高聲叫道：

「來來來，小梅，你來，你就坐在我這兒！」

「處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伶王」梅蘭芳滿心屈辱，一肚皮的心事，只好強顏歡笑，却又脹紅了一張吹彈得破的粉臉，腆腆靦靦，往張長腿張大帥的身旁，斜斜的坐下。

張長腿叫梅蘭芳喝酒，他不敢不喝，跟梅蘭芳靠近些，他不敢不依。兩人之間相距咫尺，「天生尤物」、「一代伶王」、「東方第一藝人」梅蘭芳，眼見張長腿的神情越來越猥褻，動作越來越下流，衆目睽睽，正廳上幾如「光天化日」，他也不得不有淚往肚皮裏嚥，默默無言的忍受。

他甚至於不敢向張大帥那邊瞄一眼，便低下頭來避免和任何人的視線相接觸，他心愛如焚，如坐針氈，在那當兒，一分鐘比一輩子更爲漫長。一想起張大帥的魁梧身軀，膂力無窮，梅蘭芳便情不自禁的，一次又一次打着寒噤。

「雅仙，雅仙，妳再不來，後果就將會不可設想了呀！」

危急時間穿針引線

危急時間幾已來臨，張大帥的右手巨靈掌，已經搭上了梅蘭芳的纖柔腰支，梅蘭芳恨不能裂一條地縫，讓他鑽身下去，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驚的，鶯叱燕語，滿室生春，北京八大胡同裏出類拔萃的十位密姐兒，照着薛大可的錦囊妙計

，如同一陣春風似的捲了進來，這真是薛大可的精心籌劃，巧妙安排。正廳上主客兩席，恰好就有十位男士掛單，無女隨侍。這十位男士包括張大帥張宗昌在內，唯獨一個介乎男女之間的「伶王」梅蘭芳，只好算是例外。

十名密姐兒之中，論姿容，言媚功，都得數名妓雅仙居第一，舍她以外不作第二人想：何況薛大可又賦予她特別任務，她必得牢牢的纏住張大帥，才好讓「伶王」梅蘭芳從容脫險。

雅仙心知那天夜裏是她夢寐以求的最佳機會，她施展出全身解數，——北國名妓雅仙的「功夫」是盡人皆知的，她的媚功每每使得聞津之士大喊吃不消，唯有草率收兵，鍛羽而退。雅仙的職業訓練和張宗昌的先天秉賦，恰如一句北方俗話：「針尖兒撞上了麥芒」，針鋒相對，一拍即合，連張宗昌張大帥如此這般「開人多矣」，居然也在臉上脹起了紅潮。這種架勢雅仙一看就知道，因此她乘着張大帥得寸進尺，醜態百出，便乘張大帥無法察覺，在跟梅蘭芳擠眉弄眼，頻頻示意。梅蘭芳終於在就心駭怕中醒轉了過來。因爲，雅仙的眉眼、神情與複雜多變的諸多暗示，分明是在明告梅蘭芳說：

「梅老闖，您現在可以起立告辭了。張大帥這邊，剩下來的，從此刻起，就該由我一手包辦，而且我還得一手包辦到底哩。」

梅蘭芳冰雪聰明，立刻醒悟，當張宗昌亟於撲着雅仙「盤腸大戰」，他恰如其時的起身告辭。那時節，張宗昌還有點感到冷落了梅郎，有點過意不去，因而他很懇切的跟梅蘭芳說：

「小梅，今兒個晚上且累着你了。下一回，有機會你再來俺帥府唱吧。」

那時節，梅蘭芳真箇兒的如同恩赦，感激涕零，他向張宗昌道過了謝，就此順理成章的走出了帥府，又一度的恢復了自由自在之身。

這一夜，張宗昌和雅仙通宵纏綿，雅仙竟能使張長腿欲仙欲死，甘願拜倒石榴裙下，永為不貳之臣。——翌晨，張宗昌混身鬆快，下令眾副官打發衆孀娃，一人賞給三百塊大洋，九名艷妓千恩萬謝辭去，她們一夜委屈，却每人都得了五百塊大洋的賞賜。唯有雅仙，她一毛錢都沒拿到，祇不過，她贏得了「伶王」梅蘭芳的衷心感激。



張宗昌愛煞了的梅蘭芳劇妝照。

還有那位穿針引線的薛大可，他由於雅仙的得寵，在張宗昌張大帥跟前成爲炙手可熱的人物。當張宗昌任山東督軍，薛大可可以辦報爲詞，請張大帥資助，就因爲雅仙懷舊憶往，飲水思源，一度枕畔絮語，張大帥便給了薛大可三十多萬元的公債券，薛大可把這筆公債券帶到上海，拋諸市場，居然也得了一二十萬元。

張長腿和雅仙一夜風流，兩情歡娛，那張宗昌大半輩子狂瀆濫賭，「閒人多矣」，他心知像雅仙這種色藝雙絕的女人是罕於一見，不可多得的，因此，他就拉牢了雅仙不放，第二天一大早上，在開發了那九名爲佳賓侍寢的窈窕兒以後，張大帥便拉住雅仙雪白粉嫩的小手，跟她直接了當的說：

「雅仙，你就別再幹那個坑死人的營生了，打今兒起，你跟了俺吧。」

他沒想到，雅仙竟會口是心非的說：

「大帥，不行呀，我這條身子，竟是不能

自主的。」

張長腿兩眼一翻，大惑不解的問道：

「妳這是啥話？身子不是妳的，那會是誰的呢？」

雅仙是演慣了「戲」的，她眼圈兒一紅，螻首低垂，不勝幽怨的說：

「大帥，您是天上神仙般的人物，那兒曉得我們青樓女子的命苦。不瞞大帥說，我是因爲自幼家貧，被父母質押給堂子裏的……」

其實，張宗昌的「嫖經」，且精通得很咧，他一伸手，攔住了雅仙的話說：

「這個，妳不說俺也懂得，妳欠班子的錢，俺替妳還，不就結了。」

雅仙故意裝出感激涕零的模樣，作勢要磕下頭去，曼聲說道：

「大帥，您能讓我苦海超生，重新做人，來日我變牛變馬，也要報答您的大恩大德。」

張宗昌哈哈大笑道：

「得了，得了，妳當真變牛變馬，那還有個啥用呀！」

說得雅仙臉上一紅，含羞帶臊的道：

「大帥，您——」

「花錢的老爺，就喜歡這個調調兒，雅仙一發嗲，張大帥便樂得哈哈大笑，當着衆人，把雅仙往懷裏一摟，伸出又粗又長的手指，扳起雅仙那張粉嫩滴酥的臉龐，豪爽的問道：

「妳自格兒說罷，妳欠妳班子裏多少錢，俺馬上叫人給送去。」

雅仙常年生張熟魏，投懷送抱，她那份時候

客人的功夫，不用說是高人一等的，尤其她善於察言觀色，應對的手腕她更是玲瓏剔透。當下她一聽張大帥說了這話，就曉得他是要把她就此留下，不再讓她回班子裏去了。——心想，什麼欠班子裏兩萬大洋，完全是誣張大帥，先騙個兩萬元的一句謊言。自己被張大帥絆住，回頭大帥派人送錢到班子裏，班主鬧不清是怎麼回事，萬一雙方牛頭不對馬嘴，那不是反倒弄糟了嗎？也虧得她，情急智生，計上心來，軟酥酥暖烘烘的身子，在張大帥懷裏一陣扭捏，把個張大帥扭動得心癢難騷，這才嬌滴滴，嗲兮兮的跟張大帥說道：

「大帥，想我在我們班子裏，好些個年了。班主，姊妹們都對我很好，這一回承蒙大帥憐愛，把我留在府裏侍候您。跟那些姊妹也許就永遠見不上面了，所以，我想求大帥，准我回去一趟，當面跟班主交待清楚，和姊妹們道個別。」

苦海超升賞假三天

真個是男貪女愛，打得火熱，不是冤家不聚頭了。粗魯貪鄙，到處洩欲的張大帥，居然會一時都捨不得跟雅仙分開，他濃眉一掀的問：

「那妳得去多久哇？」

雅仙自有他的盤算，「候」門一入深似海，一旦跟了張大帥，往後想再找個單獨出門的機會，只怕比登天還難。同時，她也懂得張大帥對自己「猴急」的心理，「欲擒故縱」，那正是希榮固寵最佳的手段，因此，她便「獅子大開口」的說：

「要是大帥垂憐開恩，就請大帥賞我三天假吧。」

果然，張大帥愣了一下，緊緊皺起眉毛，粗聲粗嗓的問了：

「三天？妳她那媽的回班子裏去一趟，幹嘛，還得呆上三天哪？」

「哎呀，我的大帥，」雅仙趕忙緊貼着張大帥，又一陣扭動的說：「您也不想，大帥您肯收留我，正是我一筋斗跌進青雲裏去了。北京城裏八大胡同的姑娘們，誰能有我這麼天上掉下來的好運氣？您就該讓我光光采采的回去一趟，擺三天的酒席，請一請往日相好的姊妹們，也讓我們給我賀一賀嘛。」

張大帥一聽她這麼說，倒也覺得很有道理，他一歡喜，馬上就點頭依允，而且鬆開了雙手，讓雅仙站回地上，然後吩咐下去：

「來人哪，取三萬大洋，派一輛汽車，送雅仙回去，只當她是回門一樣。」

蜜姐兒遇上了大帥嫖客，回班子辭別姊妹們，居然也叫做「回門」，這檔子滑稽可笑的事情，也只有張大帥才做得出來。

雅仙與沖沖的，身攜三萬大洋，坐上張大帥的小包車，前座有副官，兩旁踏板上站著佩帶盒子砲的衛士，聲勢顯赫，招搖過市，引得沿途行人紛紛注目。她就這麼「光光采采」的回到八大胡同，把她幸運的際遇跟班子裏的班主，大茶壺（妓院夥計），姊妹們一說。那真是喜從天降，使得眾人笑逐顏開，無不嘖嘖稱羨，奉承巴結。那雅仙其實並沒有欠班子裏的錢，張大帥給她贖

身的兩萬元，正好落入腰包，成為她第一筆外快私房。剩下的一萬元原是張大帥順手賞給她用來請客的，雅仙也毫不客氣的中飽了私囊。因為，班主也好，姊妹也罷，大夥兒眼見雅仙「鳳凰」攀上了高枝，花錢擺酒請她還怕來不及，够不上呢，怎會讓她破費酒席錢咧。就這樣，雅仙所屬的那家清吟小班，足足熱鬧了三天，期限一到，早就有張大帥的汽車來接了。

成為了張大帥的四姨太，雅仙雖然說不上「專房之寵」，夜夜春宵，祇不過，張大帥先前娶的三位姨太太却被她這一來，一個個的被打入了冷宮，很難於見到張大帥的面，而且，從此以後，不論張宗昌又娶了多少房妾，最得寵的仍還數雅仙。

雅仙成為了張大帥的四姨太，不但她自己走了好運，從此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綺羅綢緞，坐的是汽車花車，住的是瀟華宅邸，連張宗昌張大帥，似乎也因為得了她而鴻運當頭，步步高昇，在北洋軍閥之中，論升遷之速，張宗昌不能不算是一項奇跡，因此，就有人傳說，雅仙是有「幫夫運」的，張宗昌愛她愛得死脫，除了她的美貌與風騷以外，誤以為是所謂的「幫夫運」，居然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大帥南下如此這般

試看，當民國十三年九月，直奉二次大戰以前，張宗昌不過是奉軍的一名旅長，直奉戰爭一起，他便洩升第二軍副軍長了，直軍一敗，他的部隊已經擴充到一師之衆，順理成章的出長奉軍

第二師。民國十四年，奉系頭子張作霖匪圖染指東南各省，使奉系的勢力伸展到長江流域，張宗昌又奉命充前鋒，打頭陣，假道山東，南下入侵江蘇、安徽了。

那時節，適逢江浙戰爭過後，安徽督軍是馬聯甲，江蘇督軍是齊燮元。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安徽第三混成旅旅長，兼皖南鎮守使王普，聯合安定軍倪嗣冲（前任皖督）的舊部，驅逐馬聯甲，迫使馬聯甲逃到了上海。在北京城裏出任臨時執政的段祺瑞，正好趁此機會，派他的心腹王揖唐為安徽督軍兼省長。

馬聯甲一倒，江蘇督軍齊燮元也岌岌可危，因為齊燮元和馬聯甲一向是互為奧援，沆瀣一氣的。馬聯甲的能够攬奪皖督一席，完全由於齊燮元的支持，馬聯甲垮了台，齊燮元便顯得勢孤力單，江蘇第四師師長陳調元等人，也把握時機密謀推翻齊燮元，於是又一次鸚鵡相爭，漁人得利，段祺瑞遂以江蘇省長韓國鈞，兼任江蘇督軍一職。然後，更進一步起用皖系舊將陳樂山，派他當淞滬鎮守使，跟雄踞東南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爭奪淞滬這一處富庶地區。

陳樂山本來是皖系的浙軍第四師師長，民國十三年江浙戰爭失敗後，他的部隊全都被孫傳芳所收編，納入直系系統。陳樂山本人則盤居上海租界，一籌莫展。想不到直奉二次戰爭，奉勝直敗，遷居天津的皖系頭子段祺瑞，被擁出任臨時執政。段祺瑞東山再起，他頭一件事便是亟亟於重振他的皖系勢力，所以他派王揖唐督皖，復以韓國鈞督蘇，再起用陳樂山，陳樂山一朝當了淞

滬鎮守使，便招徠他的舊部，恢復浙軍第四師的番號。孫傳芳為先發制人計，雙方旋即發生衝突，段祺瑞馬上就派前任浙督盧永祥率領一支部隊，重回浙江，支援陳樂山的那一路人馬。與此同時，張作霖也派張大帥張宗昌大舉南下，經山東，直入江蘇。

張宗昌張大帥南下入蘇的時候，他的部隊已經擴充到五個旅，又兩個梯隊，所以他憑恃優勢的兵力，一路順利無阻，奉系頭子張作霖乾乾脆脆，便下令派任他為奉軍第一軍軍長。

榮任奉軍第一軍軍長的張宗昌，當他統率大軍，直下江南，由於此次長征必須經過山東，而張宗昌本身又是山東掖縣人，山東境內殘餘的直軍部隊，軍心渙散，正在慌亂無主，因此很自然的便被張大帥吸收了過去，使他在驟然之間，一舉增加了將近三萬人的兵力，與此同時，山東也就成爲了他的勢力範圍區，這便是他往後出任山東督軍的張本。

這便是張宗昌張大帥入關以後第二次的大擴軍，南下之始，先到山東，連同他所囊括的山東省軍在內，張大帥的部隊，以及各級部隊的駐防地區，我們可以歸納在如下的一個表內：

一、張宗昌從河北帶到山東的原有部隊：

東北陸軍第一軍第二師第三旅旅長 褚玉璞

六十二團 辛錫祿 五十六團 黃風岐

駐紮 曹州

第二十八旅 程國瑞

七十三團 朱至賢 七十四團 七十九團

駐紮 濟南、武定。

第二十九旅 許瑁

四十四團 杜風舉 六十三團 張繼善

六十八團 郭潔 補充團 祁文才

駐紮 濟南

第三十二旅 畢樹澄

六十七團 賀文良 七十五團 段麟祥

七十二團 祝祥本

駐紮 鄒縣、滕縣、臨城。

衛隊旅 方永昌

駐紮 滕縣、兗州。

補充旅 姚 霽

駐紮 徐州

第一梯隊 聶嘉夫（白俄兵）

駐紮 濟南、泰安。

第二梯隊 方振武

駐紮 濟南、和津。

備補第一梯團 滕殿英

駐紮 徐州

全部兵力約共六萬五千人，其中備補第一梯團滕殿英部，是攻入江蘇省境時，吸收蘇軍的敗潰部隊加以改編而成的。

二、在山東所吸收的原有魯軍及其駐防地區

魯軍第五師 孫宗先 駐在濟南

第五旅 張培勳 濟南辛莊

第十旅 王西園 青島

中央第二十混成旅 吳長植 曹州

中央第四十七混成旅 施成濱 膠東

山東第二混成旅 張懷斌 烟台
 山東第四混成旅 張建功 東昌
 東北陸軍第五十五旅 徐源泉 臨沂
 由山東第五旅改編而成。
 山東第六混成旅 張培榮 兗州
 混成團 梁世昌 曲阜
 獨立團 任小英 高密
 上列各魯軍部隊共約二萬八千人。

八支奉軍大帥最強

由此可知，當張宗昌張大帥道出山東，攻抵徐州的時候，他的兵力已達九萬三千餘人。在奉軍的八支主力之間，張宗昌的實力毫無疑問的是高踞首席，至於其餘的七支奉軍，連張作霖的兒子「少帥」張學良在內，兵力和駐地約略如次：



張宗昌的上司，奉系頭子張作霖。

- 一、李景林部駐防河北，共有二師五混成旅三補充旅，計為六萬餘人。
- 二、關朝璽部駐防熱河，共有一師二騎兵旅二游擊隊，計為一萬三千人。
- 三、張學良、郭松齡的第一、三聯合軍，在北京設立東北軍京榆駐軍司令部，共有七師四騎兵旅，計為七萬五千人。
- 四、姜登選部駐紮江蘇，共有二師三步兵團，計為三萬三千人。
- 五、張作霖親自統率的奉天駐軍，共有三師二獨立旅，計為二萬八千人。
- 六、張作相部駐防吉林，共有二師五旅，計為四萬四千人。
- 七、吳俊陞部駐黑龍江，共有二師四個旅，計為二萬四千人。

綜上所述，八支奉軍將近四十萬人，其中張宗昌所部就佔了四分之一，他這支山東老鄉所統率的客軍，在東北軍之中擴充得如此其迅速，而且還佔據了山東全省，徐州以北的大片地盤，浸假而有喧賓奪主之勢，難怪他不久以後就要自立門戶，脫離張作霖了。

張大帥下江南，確實是在江浙兩省黨同異伐，軍心不穩的當兒，用秋風掃落葉之勢，一路勢如破竹，順利攻抵上海的。當新任淞滬鎮守使陳樂山招集舊部，重整旗鼓，打算奪回上海寸土寸金之地，閩浙巡閱使兼浙江督軍孫傳芳「臥榻之旁，豈容他們鼾睡」，一年之內第二次，江浙內

戰又爆發了。

當十三年江浙之戰，孫傳芳打敗盧永祥，盧永祥的浙江督軍讓給了孫傳芳，所部精銳第四師陳樂山部，幾乎原封不動的被孫傳芳所接收，孫傳芳派夏兆麟為第四師師長，把第四師調到松江、嘉善一帶。十三年十二月，陳樂山奉到段祺瑞的密令，重長第四師，他立刻潛入松江，運動舊部。他的那些老部下都很擁護他，老長官一到馬上就擁他復職。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四師第八旅旅長范奎魁率部退守楓涇，炸燬了滬杭鐵路上的第三十六號橋，以防孫傳芳來攻。

果然，孫傳芳聞變，迅即派遣他所部的主力，中央第二師師長盧香亭部入蘇進擊，盧香亭第四旅旅長謝鴻勳任先鋒。自十二月二十七日發動攻勢，到十四年元旦便將陳樂山部擊敗，陳樂山又退回上海租界，「降而復叛」的第四師官兵紛紛走散，只剩下二三千人，由謝鴻勳收編，改成了一個護路隊，担任滬杭鐵路的防務，和他的第四旅，一道升格為第四師。只是，這是三次改編的第四師又屬於孫傳芳了。

由於陳樂山旋起旋潰，失敗得太快，使段祺瑞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並未奏效，段祺瑞一心只想恢復皖系原有的地盤，讓他忠心耿耿的老幹部盧永祥重任浙江督軍，所以他命陳樂山舉事在前，贊助奉軍南下於後，祇可惜陳樂山獨木難支大廈，冒險一試終告功虧一簣，因此張大帥南下可以說完全是憑他的真刀真槍功夫，皖系的助力無關。